

四諦品》，頁33中。

(9) 參見吳汝鈞著《龍樹中論的哲學解讀》〈概說〉，頁1，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七年二月，初版，第一刷。

(10) 此語出自天台宗「五時八教」之說。智顗禪師把釋迦所說的法分成「五時」，在這「五時」中，佛開示了「八教」。其中化法四教：「第一，三藏教者：一、修多羅藏（「四阿含」等經）；二、阿毘曇藏

（《俱舍》、《婆娑》等論）；三、毘尼藏（「五部律」）。此之三藏名通大小，今取小乘三藏也。……次明通教者：通前藏教，通後別教，故名通教。又從當教得名，謂三人同以無言說道，體色入空，故名通教。……次明別教者：此別教明界外獨菩薩法，教理、智斷、行位、因果，別前二教，別後圓教。……次明圓教者：圓明、圓妙、圓滿、圓足、

圓頓，故名圓教也。」（引見《大正藏》卷四十六，《天台四教儀》，頁776-778下）姑且不論其說是否允當，《般若經》大力宣揚空義，確實有引接小乘藏教的方便，也是通往別、圓兩教之橋樑，故云「大乘兼小，漸引入實，豈不巧哉？般若方等部，內共般若等。」（同上，《天台四教儀》，頁778上），即是說此通教。（文內標題為編者所加）

【心田四季】

兩幅畫

釋見望

有種說不出來的不快感一直在心底迴盪，當我看完了那兩幅畫之後。

第一幅是有許多動物全部瞪著呆滯的眼神看著我，畫面是暗褐色的，連樹木、草地看來都沒有

朝氣，在樹林的陰暗處躲藏了一些不知名的動物，像是動物園，但是我卻感覺到像是一場夢魘。雖然後來知道那幅畫的背景及因緣並不是那麼可怕，可是那股鬱悶感一直梗在心頭。

第二幅畫是一個粗壯的、紅色的四方框框著中間一小片山景和一棵枯樹，紅框的兩邊各有一條綠帶繞過。構圖非常緊密，樹向上將框的一邊撐到畫的上方去，樹下有座山佔據框的下方將框往下拉，而兩條彩帶左右對角向外延伸，於是四個力量將框緊密地平衡在畫裡面，根本無法移動，所以當我被那紅框框「框住」，又發現我根本無法掙脫時，心裡是非常沮喪的，尤其當我把它們想成是黑色時，更想把它拿掉。凝視著那幅畫，想著在我的生命經驗裡是否有過同樣的情境，有的，那股不舒服的感覺曾經有過，可是事實呢？我想不太出來……，看著看著，我發現了一線生機：那圖形是平面的，我們被顏色騙了，彩帶是活動的，它只要稍加用力，那框框就會被扯開了，樹木將可以長出新芽，山會更加翠綠。……

畫，是靜止的，但它卻會伸出一隻無形的手把心湖裡的水攪動，濺出情緒的水波，人真容易受到外境影響啊！我尋找著看第一幅畫時的恐懼感以及第二幅畫的束縛感是從那裡出來，發現那原都是我自己心底情緒的反射，畫就像一線光把黑暗角落裡的不安照射出來，所以在後來與法師們討論時，我的情緒波動甚至超越於理性的詮釋。去看清楚它如何生起、如何變化、如何消失或者如何使它消失，是我在日常生活中要好好用功觀照的一門功課。